

評釋
韓非子全書

藤澤南岳編輯

七

仁3

60

7

2 3 4 5 6 7 8 9 40 1 2 3 4 5 6 7 8 9 50 1 2 3 4 5 6 7 8 9 60

門口仁3
號60
卷7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三

讚岐 藤澤恒南岳校疏

外儲說右上舊刊有第
三十四字

首一句綱
勢字除字字眼

君之所以治臣者有三二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勢者不得
不然之地

也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勢之易也合當
作舍而道行之難

言乘二柄之勢而御其臣庶則甚易制也今反捨
之而用難行爭民之術也按道行當作行道

逐走也讀言與獸齊驅角其足也言倣
行之難也左傳注逐猶競也未知除患患之可

大凡善惡之機
是非之微具眼

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姦萌故季孫讓

者而後始能察
之其具眼有道

仲尼以遇勢遇勢恐
過勢誤而況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狂

也學者其思之

而臧獲不來驥嗣公知之故不駕鹿不舊作
而非薛公知之

故與二藥博張榜曰藥
當作藥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

臣也說在畜鳥批本鳥作焉誤

二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山藩云當作招穀增宜讀為招者。的也。所以招射者。射者衆。射利故。人主共矣。共拱也。共者多矣。大得此章意。

唐太宗嘗曰。人主一心而攻之者多矣。大得此章意。

曰。惑曰不神。下字有法。

明之。即以證明之也。

狗字鼠字有味。

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因其好惡而為奸計。而人主惑矣。辭言通。言也。則臣難言。人主以忠臣之言漏之左右。能下得測。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弋也。患在國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十珥也。與犀首甘茂之道穴間也。犀首一字。衍。奸計持兩端。道由也。山云。道通。以字管到十八字。堂谿公知術。故問王。庖昭侯能術。故以聽獨寢。申子而後獨也。明主之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三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

三節同一章法。而結局之重。真是千鈞。

亦勢之不可已者。

皆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

媼之決蔡姬也。言與智者謀之。而與愚者決之也。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

先揆之。知貴。依傳當作。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顛頤。皆如是。以用也。

達其情者也。批本孫本達。作違。旧刊同。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

也。言其病可愈也。

右經批本無右經及傳一四字

傳一原注。凡五事。賞之譽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加焉不

變則舊刊有。其字非。除之。太公誅華仕。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舊刊無始。坐二字。景公問

政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增。太師晉之聞人。故問。山云。荀子。太師掌脩憲。

令。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据下文。欠矣字。中坐。酒酣。將出。中坐。國策作中。

必而已矣。語極鄭重。

三問三對其對
不易妙

與二弟爭民語
似逆而不順然
而有至理存焉
爲人君者何可
不求收民心失
民而得邦國者
未之有也其唯
有道人或未能
得之耳此條所
載賦衆貪賜孤
寡出嫁皆小道
未盡于道讀者
思諸

飲言宴最盛時也。又復問政於師曠曰：大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思醉，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惠民者，使我與二弟爭民耶？於是反國，發廩粟以賦衆貧，散府餘財，以賜孤寡。按：餘字衍。倉無陳粟，陳故也。漢志大倉府無餘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鬻德施惠於民也。已與二弟爭民，已以通。居二年，二弟出奔。公子夏逃楚，公子尾奔晉。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萬，公子雅。公子樂之子。公孫寵，一人皆出惠公。故晏子曰：一惠競爽，猶可也。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見上登栢寢之臺。增：封禪書：服虔云：地名有臺，臣

文勢循環大非
片語隻言強稱
古文者之所能
窺知

躋云：晏子書臺名也。史記封禪書：齊桓公十年，陳於栢獲，服曰：地名有臺也。而還望其國曰：首旋還望。美哉決決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詩云：瞻彼洛周觀也。博雅云：流也。堂堂，山高顯貌。越絕書云：此邦堂堂，被山帶河。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正義：無成字。增：按：下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七成字宜削。何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據左傳：晏子春秋：秋貨當作貸。假也。小斗斛區釜以收之。增：左傳：齊舊四量，區四豆，十六斗也。金四區，六斗四升。陳氏加舊量之。一五豆爲區，二斗五區爲釜，八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士，終歲布帛取二制焉。僅取二分。制其衣服。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之魚鹽龜鼈贏蚌。澤之二字衍。贏蚌，蛤之蚌。步項切。亦作蚌。字書：蚌蚌同。不加貴於海。舊刊：無加字。君重歛而田成氏厚

歌辭古雅

二有字照映有
色

遠人不服則修
文德而來之景
公欲理其國則
豈有他術乎

用勢除患四字

主腦

喻言特妙

收束有力

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言皆活也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

已乎苞乎謳乎猶鳴乎乎呼通用增苞聲古字通用其往歸田成氏乎謳此言

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也而公室不恤歲荒我為餓殍乎則往田氏而求活耳正義無成字下同詩曰

雖無德與女式歌且舞式用也今田成氏之德而民舊刊有

歌舞民德歸之矣民德猶云民俗故曰其田成氏乎公泫然出涕

曰泫然垂涕貌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氏有之今為之奈

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賢而遠不肖正義

無而治其煩亂緩其刑罰正義緩作輕賑貧窮而恤孤寡賑振

刑作振救也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正義無上五字雖有

十田氏其如君何或曰舊刊別提不景公不知用勢而師

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安當作利用六馬之足

使王良佐輿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

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季之足過泰論注

樓季名緩方云樓季古之善走者史記李斯注許慎曰魏文侯之弟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

車則臧獲有餘方言云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異方

猶且逐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誅

擅愛之臣勢君位以用也禁刑法也而必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

爭民見上文是皆不乘君之車不因馬之利舊刊因舍車

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

知除患之臣也孫鑛曰善持勢者在得民心景公已失民心矣焉能持勢此論不當子夏曰

舊刊春秋之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矣皆非一日之積

咄非一朝一夕之故

此事取喻古人妙處唯其在此乎韓子常用之自開卷至此極多只此条少覺退格
敘事簡而了

也有漸而至矣。凡姦者行久而成績按成績恐倒。積成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爲亂有漸見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姦之萌。增此語見說死復恩又東周策春秋臣弑君者以百數皆見譽者也管子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凡例而諸侯之國史也又文言傳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辯之不早辯也按舊刊兩弑字作李孫相魯子路爲郈令。郈魯邑杜預云在東平無秦縣東南仲尼世家作季氏宰魯以五月起衆爲長溝當此之爲役子路以其私秩粟謂祿曰秩始見于此爲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要迎也禮注五父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舊刊作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子奚爲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肱而入請

一言先破其惑

曰夫子疾由之爲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同其利者也一本無利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舊刊作食民下同不可何也孔子曰由之野也吾以女知之言吾姑謂汝已知此禮也女徒未及也女故如是之不知禮也是字句女之餐之爲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言役民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肥季康子名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蚤禁未形而子路不得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

常之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刺不禁微也。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說山訓華士。

荀子注。昆弟二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

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

不事仕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營丘齊都。使吏執荀子注。殺

之以爲首誅周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

賢者也今日饗國而殺賢者饗享通受也荀子注。何也太公望

曰是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

仕而事力彼不臣天子者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

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

傲慢之狀溢于言外

從魯字發急傳字妙

是望云云二層二樣句法

雖知雖賢双双說下

而顯而名句法奇

謂以爲二字連用奇

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上據上文名雖知不爲望

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爲望功不仕則不治不任則不忠上

三十子荀子制之管子法禁篇云其身無任於上者聖王之禁也。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

民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爲

君子無可使之民也誰爲恐倒。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

以教於國也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

而驅之不前卻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

不託其足臧獲之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

避害也今不爲人用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爲

世之賢士而不爲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

所臣也亦驥之不可左右矣。以上百二十六字。荀子注引制之。是以誅之

游士之害天下
誰不知之

喻得親切

荀注。一曰太公望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商。太公望聞之。
往請焉。三卻馬於門。而狂商不報見也。却馬。言屏去馬乘。徒步行見之也。
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往止之。比至已誅
之矣。周公且曰。狂商天下賢者也。太子何爲誅之。太公望
曰。狂商也。也。當議不臣太子。或云議當作義。不友諸侯。吾恐其亂
法易教也。故以爲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之
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是。舊刊作足。以旋其軫也。軫。車後橫木。晉語江云。還軫猶回車也。楊慎曰。太公望此。事特設言以點游民耳。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爲不相也。
公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增。南都賦注。引云。馬如鹿者。千金。山璠云。題。品題也。
然而有白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爲人用。鹿不爲人用也。

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智
亦不爲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孿子者。曰。一乳生兩。陽胡潘

其兄弟名。下文可証。於王甚重。倒語。甚重。於王。而不爲薛公。薛公

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字衍。俄

又益之入二百金。方博有間。謁者言客張李之在門。李之

公怫然怒。撫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李子不爲文也。立

有間。時季羽在側曰。不然。竊聞李爲公甚。顧其人陰未聞

耳。薛公殊未聞。史記陰重注。陰密也。爲人密重。不漏人言。乃輟不殺客。而大禮之

曰。曩者聞李之不爲文也。李之上文。故欲殺之。今誠爲

文也。豈忘李哉。生員獻千石之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驕私

設策頗妙

四爲字疊用

欲馴鳥而斷下
領亦可悲可憫
人主無困苦人
而服之之心則
可也

六見字字眼

廐注文獻良馬固車一乘因今奄將宮人之美妾二十人
令奄將奄寺人也并遺季也孺子因相謂曰爲公者必利不爲公
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爲公因斯舊刊競勸而遂爲之薛公
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况錯之人主乎
四句
眼目

夫馴鳥一作馬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食焉得
不馴乎制在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利君之祿舊刊
今作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服
一作報

傳凡八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人主明察見示於外則下備之其不明
見人惑之民知君之不明則榮惑之其知見知音人飾之其不知見人

二慎字二見字
有知無知字

數百目二目字
面奇古

匿之言不呈其無欲見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
無從知之吾謂惟無爲言民不能測知可以規之讀規正
一曰申子曰慎而言也而女通汝人且知女言當慎其言
其言以慎而行也人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
知見也人且意女意臆度也方云意如君子善謀女有知
也人且藏女讀藏藏同正與行字對汝若不女無知也人
且行女或曰行疑術字故曰惟無爲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鞠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
以二目御之子謹周子廩增字云倉有屋曰廩蓋弋者所
公明日弋在廩山云射雉賦蓬塲柱翳又云飛鳴薄廩徐
爰曰射者聞有雉聲便除地爲塲塲柱翳於草翳上加木枝
衣之以草廩翳中盛飲食處今俗呼翳名曰倉按廩茅舍也射者隱身之處
田子方曰善子加

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

漢藝文志道家者流有鄭長者一篇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顏

師古云別錄曰

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廩而未得所以為

廩也東得有力

廩夫虛無無見者廩也一日齊宣王問弋於唐易子曰弋

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廩王曰何謂謹廩對曰鳥以數

十日視人人以二日視鳥奈何不謹廩也故曰在於謹廩

二日萬目應上

也王曰然則為天下也何以異此今人主以二日視一

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自為廩乎

舊刊作

對曰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可以為此廩乎

易之中上等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

幸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

一聞字以見言之已漏

漏惡國羊之情於左右故國羊知君惡已也此鄭君不謹言也

客有說韓宣王

王字當作

宣王說而太息

嘆美

左右引王之

說之以先告客以為德

德恩也

靖郭君之相齊也

君父

王后死未知所置

立乃獻玉珥

以知之一曰薛公相齊

道應訓注薛公田嬰也

齊威王夫人死中有

十孺子

妾也齊策七孺秦策注孺子婦人之美稱也

皆貴於王

貴言薛公欲知

王所欲立

按欲知恐未知誤

而請置一人以為夫王聽之則是說

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

人也

楚策是說作是智固而交絕立后也

欲先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

於是為十玉珥

齊策注珥瑱也所以充耳

而美其一

楚策作令其一善

而獻之

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所在

楚策無坐字道應訓坐視作因問物

先字眼

太略

難處之地必有一奇策

坐視却佳以見其不大費工夫

云坐視而勸王以為夫人楚策為昭公事

甘茂相秦惠王秦策為武王時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謂屏

人議事也秦策言作立曰寡人將相子秦策將甘茂之吏通充聞之

左右皆姦人耳目固宜慎之

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犀首即公孫衍也王曰

姦情如畫赫然在眼

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策注逐逐衍也乃逐之

秦王欲得之與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舊刊作衍其致也逃而入

不敢離主之國居期年犀首抵罪於梁王方云抵致也逃而入

秦秦王甚善之樗里疾秦之將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

穴於王之所常隱語者讀言王平日密議事室俄而王果

果字妙

子必勿泄耳目

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可矣王曰吾欲以

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反走再拜曰受命於是樗里疾

已道穴聽之矣道當作通郎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為將於

是日也郎中盡知之於是日也恐月誤境內盡知之王召樗

里疾曰是何何也擾亂之貌荀子注何何喧嘩之聲與通何道出樗里疾

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期犀首何哉讀言汝之以為

犀首者以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孤是言自

嫁於眾嫁於眾言欲以此言求媚於眾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入諸侯

矣增策注引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鑿穴於王之所隱語者王果與犀首計之境內盡知之蓋樗

里疾道穴聽之也

堂谿公增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谷名在汝南西平圓謂此氏有二吳夫槩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

已字亦有味此條以兩三虛字斡旋佳甚

似字大有味

王尾水酒下字
極用意

世之不為無當
之玉卮者能幾
許人乎

見左傳堂谿公薦公儀
伯於周宜王見列子
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

無當增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一名
罍酒器也當去聲底也揚升庵外集韓子玉卮無當

廣韻當底也徐鉉云
今俗猶有匡當之言
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

不漏可以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

以盛酒雖有千金之玉卮有下舊刊
有乎字至貴而無當漏不可

盛水舊刊盛
作乘則人孰注漿哉今為人主而漏其群臣之語

間有之字是猶無當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

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

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言寢言
也而使人知其謀也一日

堂谿公文選注引
谿作溪見昭侯曰昭上有
韓字今有白玉之卮而無

當有瓦卮而有當君渴將何以飲文選注作
君寧何取君曰以瓦卮

以文選
注作取
堂谿公曰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

耶君曰然堂谿公曰為人主而漏泄其群臣之語譬猶玉

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

妻妾

申子曰獨視者謂明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為天

下主

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為酒甚美

增應璩與滿寵書縣幟甚高者縣懸同楊升庵外集韓子
注甚美作甚苦誤縣幟甚高幟謂之帟帟謂

之酒旗唐韻帟字注當云酒家懸幟然不售文選注然酒
豈不雅乎乃云酒家望子俚甚可笑下有而字

酸怪其故問其所知長者楊倩八字
倩曰選注無
倩字

汝狗猛耶選注無
耶字曰狗猛則酒選注衍
美字何故而不

國亦有狗一轉
不費

社鼠城狐古來
同一患

售曰人畏焉或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往酤而選注無而

狗逐選注逐而齧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選注無夫

國亦有狗選注作有道之士懷其術而欲以明萬衆之主

以蔽脅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

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作矣一公曰何患社鼠哉對曰君

亦見夫為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燠

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地地壞也此社鼠之所以不得也

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

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為重諸臣百吏以為富

害當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死據下有復字有

此亦國之社鼠
與上文有狗同
一法

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

利而不為已者必害事見上文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

狗而齧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

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

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齧人使

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不酤莊氏之酒舊州

為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按

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脫樹木

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地地非此

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

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人主

拙劣

此亦與上文同

危據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擅禁明為已者必

收結有法

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

狗則術不行矣增又見晏子問上韓詩外傳卷七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家語初魯之販羊有沉猶

者氏

亦齊東野人之語耳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

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其工又諫曰孰

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其工於幽

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讀言懼莫止之也事見呂子行

論揚慎曰此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

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日不以其所疑四敗

其所察則難也

二難字商量有

疊同句是法

荆莊王有茅門之法下文茅曰群臣大夫諸公子入朝馬

蹄踐雷者廷理斬其軻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

廷理斬其軻戮其御太子怒入為王泣曰必為我誅戮廷

理舊刊無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

尊敬社稷者社稷之臣也焉可誅也夫犯法廢令不尊敬

社稷者是臣乘君而下尚校也乘陵也讀尚上同下與上

則民乃上校朱長春云爭而犯上也臣乘君則主失威下尚校則上位危威

失位危社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

舍露宿三日北向再拜請死罪一日楚王急召太子楚國

之法車不得至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

茆門廷理曰車不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

者也拘束上下

二則字排法

須無潦不可待雨遂驅之廷理舉父而擊其馬敗其駕太

子入為王泣曰廷中多潦驅車至茆門廷理曰非法也舉

父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之王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

儲主而不屬舊刊有矜矣二字原注漢張釋之按言儲主

君守法雖太子不避也是不附託後主也是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二級而

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說死至公作不豫義同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為不足仕則寡人力

能仕子請進爵以子為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

親疑以疑為能相萬乘所不寃也所一作而是寃輕也然

疑家巫有蔡姬者疑母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

信言家事增衍信字疑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

決之於蔡姬也故論疑之智能以疑為能相萬乘而不寃

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

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

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

繩亦法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

受也一曰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欲與子皆行皆偕通孟

皆亡朱本作皆薄疑曰姬也在中也家請歸與姬計之高紀注韋昭

老之稱趙策注老女稱衛君自請溫姬溫姬曰疑君之臣也君有意

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姬通以已姬許我矣薄疑歸言

之姬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姬奚與猶姬曰不如吾愛子

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姬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姬與疑計家

既以非法字訴
枉寬而又詳舉
擊馬之狀以明
之是誣言之常
態
開後門三字下
得有味楚王用
心之密如在眼
前
則字乃字虛字
斡旋
所不寃伏下文
盡以聽疑之意
已字亦必復字
有力

薄疑一言動君
絕佳
主意說去不費
力

事已決矣乃更請決之於卜者蔡姬舊刊無更字今衛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長為臣矣一作也

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誦盡也史平準書誦舉其聲反清微者乃

先揆之法不可不慎之此節極略宜文外推求其旨赴

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徵疾不中宮徐不中徵不可謂教字云謂當作為一作為

果字與常法異恐有誤

為法字一章主眼

取効于近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讀言組之潤狹在經之多少也更改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眾致功與猶為也必先踐之妻妾踐行也然後行之子母

幾索入矣幾庶幾也周云亡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邦不幾哉之幾也

以衛君之重請吳子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

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

其組異善與前日之組異而美也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果

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也言料也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

也讀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

虛言虛人言而不行也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甘肥甘酒肥肉也讀遍噉於堂上客

也庖酒豆肉集於宮言多而足也壺酒不清言不久生肉不布

小惠未孚于民

方云布當作希晞也列子周穆王篇云酒未清者未晞言人眾故酒者早盡殺一牛遍於國中

一歲之功女功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

亦小思

亦小愛

主腦

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
 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喪資猶喪事也寡人親使郎中視
 事有罪者赦之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對
 曰不足此皆所以慎產也讀慎順通言不違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
 也民之從公也為慎產公因而迎殺之矢所以為從公矣
 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乎狐子對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
 得不戰奈何狐子對曰信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
 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
 圃陸期以日中為期重用期字左傳僖九年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
 公有所愛者曰顛頡後期更請其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
 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恐首誤以徇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按與

句法參差錯繆却以為法

左傳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
 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何有言不難也文公見民之可戰也
 於是遂興兵伐原僖九年晉侯圍原遷原伯貫于冀克之伐衛東其畝謂
 衛不敢逆命也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取五鹿衛地攻
 陽增僖九年晉侯次于陽樊服勝號無伐曹南圍鄭反
 之陣增城上女垣呂氏反鄭之陣注罷宋圍還與荆人戰
 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之盟舊刊土上遂城衡雍之義當
 作成義當作儀禮儀也讀遂城衡雍之義遂城衡雍之威
 增城當作成左傳甲午至衡雍作王宮于踐土呂子尊天
 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天子一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
 無他故異物增墨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從狐偃之
 謀假顛頡之脊也

八有功括上文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

讀言其痛深刺骨髓不則

煩心不可耐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

增針砭深刺然後煩悶可

入主意不實力

得而治也以砥石作砭故云耶扁鵲傳厲

今人主之於治

亦然非不知有苦則安欲治其國

不知之不知之似穩非如是

者信似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

人主所甚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

讀言愛如

金石也下堅白所愛亦同堅白之辨恐亦若是耳增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公孫

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二可乎曰不可一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

也觀此言則如何可分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

白所愛是猶以解左髀說右髀者

增解如支解之解趙注無之字方云慧琳音義

九卷兩髀云古文作蹠同蒲米反說文股外也舊說云云此言人主非有獨斷獨知之資不可以說也

是身

奇語警通

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重人必相助而欲去一以告一人必不聽也

評韓非子全書卷之十三

讚岐 藤澤恒南岳編

舊刊有第三十五字。

何以明之明之以造父

於期既善馭馬又能忍渴遂不能制舊削及出子空爲出屍國畏

之國儻然篡君亦田恒爲圃池擢行賞人畧之田殺簡威分出彘之類亦分圃池之比也三三九

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之共琴

也王造謗有能御車使共操轡則少馬不進田成權倚字善謗鼓琴令共操彈則曲不成君臣共賞謗罰亦由

也是

二治強生於法弱亂生於阿法曲則亂讀阿訓曲山曲謂之阿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當作非。仁臣也。爵祿生於功。功立則爵生。誅罰

一生字千金

不仁不忠奇語

故字法

鑒於外鑒於下
妙理在焉

數箇故字字法
而與上文異其
法

生於罪罪著則臣明於此則盡死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
不仁臣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但當自求理
姓但當仰君亦不須曲為愛故君疾而禱者責之以一甲而不發五死應侯欲發蔬果
以為無功受田鮪知臣情但當立功蓋因不故教田章鮪
賞因止之也子章曰富國家自而公儀辭魚失魚鈔故不受
富利君身自利也而外事不得不成讀言外政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明主當而外事不得不成讀言外政
不成矣外國使也言外國之使不獲於此邦當路者則所
以伐之為使之事不成增不得不得貴之意也孤憤當塗之
人担事要則內外為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
敵國為之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事
當作故蘇代非齊王故不專仕終不成霸人主鑒於上也
使按上疑而居者不適不顯讀言處士不走謁貴人則不能
下誤莫之適言居國之人不適故潘壽言禹情欲媚子之故謂
從貴人之意則不顯達也

一知之亦一法

主肯了了

治吏吾新警言而
治術在焉

故及說在是以
皆法

平澤

卷之十四

二

於益終令啓取人主無所覺悟方吾知之故恐同衣於族
之王遂崇子之於字而況借於權乎方吾知人皆知已不與同服者
況君權可借臣乎吳章知之故說以佯而況借於誠乎借於一趙
王惡虎目而壅猶所掩蔽王團中虎目當當王惡虎目而壅
殺言明主之道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以辟強天子同號
故不令朝改名而後納之
四人主者守法責成以立功者也聞有吏雖亂增山云當
而有獨善之民有亂吏而下不聞有亂民而有獨治之吏
子率以正故明主治吏不治民吏治則民治矣莊冲虛曰
孰敢不正吏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至
人治吏說在搖木之本與引網之綱搖木本則萬本動構
不治民日張吏正則國治也增繆稱訓辟若伐樹而引其本千枝
萬葉莫得不從呂氏春秋有紀有綱一引其紀萬日皆起

一引其綱故失火之嗇夫不可不論也論功救火者吏操

壺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使人則役萬夫增救火者至

進代御執轡持策則馬成驚矣按率馬至驚矣注文混入是以推鍛平

夷榜繁矯直是以下舊本衍說在二字增榜繁蓋排繁也

不得排繁則不能自正注輔正弓弩之器魏都賦弓眺以

音敬修務訓注矯弓之材不然敗在淖齒用齊戮閔王李

兌用趙餓主父也舊本敗作則非

五因事之理則不勞而成故茲鄭之傳之作子古踞轅而

歌以上高粱也其患在趙簡主稅吏請輕重主欲稅吏問

定其輕重之節曰勿輕重輕重主不自

而已吏因擅意因以富薄疑之言國中飽稅字逗而傳

名害

其患

不然敗在亦一

故及不然在與上節同一法

乃云吏無私利而正矣未得其解中如字上空簡主喜而

府庫虛百姓饑而姦吏富也故桓公巡民而管仲省腐財

怨女公巡人當作見有饑人及老而無妻者以告仲不然

則或云則當作在延陵乘馬不得進造父過之而為之泣

也前礙節後礙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

右經

傳一一事而分造父古今人表衛父子師御四馬馳驟周

旋而恣欲於馬意所欲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

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羣也羣亦令馬可王子

於期增於期於問字猶孟施舍也楊升庵外集韓子曰王

之夫技藝之士子期為趙簡子御子期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

恣欲二字奇語

威分亦奇

天下之事必成

于二而敗於貳

我能以一制之

而他人以一導

之夫技藝之士

平澤韋

非子

卷之十四

三

其藝之類皆然
臨民者宜用意
于此使民一心
于我

上威此德其分
也一

共故也二字勒
住

良為郵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時近。或得真。圓
曰。晉語韋注。郵無正。晉大夫郵良。又云。伯樂王良字。王褒
傳。顏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
人也。呂氏春秋。高注。孫明王良也。又云。王良。晉大夫孫無
正。郵良也。字彙。博字注。古有博勞。善相馬。覽冥訓。注。王良
晉大夫。郵無恤。子良也。一名孫無正。為趙簡子御。而託精
於天駟星。天文有王良星。合而考之。郵。劉孫。王皆姓也。明
無恤。無正。皆名也。博勞。伯樂。子良。子期。皆字也。一人而多
姓名。字未見其比。并記于此。再按。喻老。作王子期。七發。
及赭白馬賦。注。引此。並無於字。据此。今本或衍於字。為
駟。駟。說文。駟。副馬也。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
過圃池而駟馬敗者。駟字衍。馬。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
於圃池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故字。然而使王
良操左革。革。轡。首也。而叱咤之。叱咤。罵詈之。使造父操右革。而
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田連成斂。天下善鼓琴者
也。善上脫。然而田連鼓上成斂。斂。下。斂。恐。斂。訛。而不能成
之字。

以駕敗二字為
章

二於是字轉轉
有味

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
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山云。恐。以田連成斂之巧。共
琴而不能成曲。脫鼓字。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
乎。舊刊。無。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日
成也。服成。効駕圃中。効。駕者。謂服馬。既。渴馬見圃池。去車
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
也。疑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而進之。疑突出於溝中。馬
驚。駕敗。赭白馬賦。簡主作簡子。下有御字。駕敗。
作敗。駕七發。注。表作發。山云。表猶外也。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
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勾。宋君曰。諾。於是出威
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處期

年子罕殺宋君而奪政故子罕為出殯以奪其君國國是由山殯用威懼焉

以下重疊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

愛一無成字下同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

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由圃池也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

以渴服馬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

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

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驛而走驛音翰馬突也漢刑法志以轡而御驛突雖造父

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或曰法上可有以字猶造父以渴其馬而

田成恒利之方云利其民而誘之也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主術訓聖

王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齊輯之乎轡銜之且發矣驅而

際而急緩之乎唇吻之和察手吻文訣誤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言踏舊跡也拊而發之蹏逸出

於竇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一無進字馬驛而走轡不能

止也舊刊止一作正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

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

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

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

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殯而田成恒舊刊為圃池也

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

不至也令田連成敷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

遂矣

比喻逾妙

傳

原注凡四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

里每

家也

公孫述出見之

述當作衍以字形誤為術以音又誤為述

入賀王曰百姓

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

泥于法者宜以
為鑑戒

甲

皆貫通謂罰金也

夫非令而擅禱者

舊刊無者字

是愛寡人也夫愛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

循徇同者微則字者

是法

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

表曰買牛為王禱昭王何以得此於民嘗之而人罰二甲其術駁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于少恩正此類

一曰

秦昭昭

襄王病百姓為之禱病愈殺牛塞禱

塞入聲猶償也

蓋謝恩之祀謂之塞禱或云塞字賽訛

郎中閻過公孫衍出而見之曰非社

臘之時也

焦竑曰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古禮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

文勢稍緩

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禱閻過公孫衍

說見王

說字句一曰當作謁見音訛

拜賀曰過堯舜矣

焦竑曰祝言其得民心過於堯

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極推之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

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

屯與頓同置也

以罰金進之也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言輕其過使以甲兵贖罪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令有屯罪

媿不言反映過
堯舜句

者出二甲一戟焦竑曰一里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

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

堯舜非直敢諫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

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

管子齊公踐位人豐社塞禱又云舉春祭塞久禱注久禱

而未報者當享塞之也今乃嘗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

不知於此句法
古奇

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

為我用者也。言為吾愛民非然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焦竑曰言非以吾之

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鳳卿曰收猶收視之收。

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吾用也。故遂絕愛道也。讀言遂斷絕吾與民

以愛相收之路也。秦大饑應侯請曰五死之草著。著當作著著積之類蔬菜

橡果棗栗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曰吾秦法使民有功

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死之蔬果者使民有功與無

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亂之道也夫發

五死而亂不如棄棗蔬而治。王荆石曰此秦政治民必取其國之敗亡也。一曰

今發五死之蔬蔬棗栗足以活民。足恐是用民有功與無

功。山云用當作明。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釋之。讀言也

治亂重於死生

五死之蔬菜重於弊袴

不自私

自恃者是常弊

田鮪教其子田章。齊人見秦策曰欲利而身通。先利而君欲

富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

賣智力。讀難一臣盡死力以與君市君垂爵祿以與市史聯岳曰以賣為上下之交必不幾矣。故自

恃無恃人。求自盡於已而不恃於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經文作公儀下亦云公儀子則此宜作公儀子公儀氏也列子有公儀伯道應訓循史傳皆云名体高注故魯博士也。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

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諫當作問本問誤為問又以音誤為

諫。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既受魚必有下人之

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

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舊刊衍自給二字史記又無。

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道應訓雖嗜魚不能自給魚毋受魚而不免於相則

明理之語大凡貪利以自敗失德以自喪名望者何自見之廉而暗于理乎

能長自給魚山云。我能長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傳三

原注。凡六事。

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爲齊使燕燕策有於字。

主斷字立案不必顯二字先定其限。

王問之曰齊王亦何如王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燕策無之字又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爲婿而蘇代與子之六人山云桓公之事又見難一〇燕策呂氏春秋荀子爲桓公事莊子家語孔子世家爲衛靈公之事一曰蘇代爲秦使燕舊刊接上句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讀貢秦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

結句頗妙

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亡何也亡舊刊作任誤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爲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仕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張朝而聽子之張設也。

潘壽

燕策作鹿毛壽燕世家同徐注一作謂燕王曰王不

謂燕王曰王不

王弼州曰征誅衰邪黃帝先之矣揖遜盛邪莽操後之矣是故於道不於跡

如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名而與堯同行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子之子之太重增趙大作

太策云子之南面行王事。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

臣恐子之之如益也王曰何益乎益字對曰古者禹死將

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啓之臣也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

子之將傳國于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

在朝廷者王不幸棄群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

三百石已上策石下有吏字注大事皆効之子之子之大

重魏策犀首謂張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

先生弗受亦許由也衍因令王致万家之邑於先生戰

國詭譎之說不特潘壽也夫人主之所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

之士徒皆私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翬者巖穴之士

徒也今巖穴之士徒隱者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襦之

資讀謂與奪之柄也襦亦奪也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

夫人主云云詳論確當

讀不假一佯愛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

愛憎也燕王欲傳國於子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

於益已而以啓人為吏策注以啓臣及老而以啓為不足

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

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

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

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

璽自三百石策有以上皆効子字之子之遂重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

共家車不間脫居字而况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原其作

人君惡其迫

名與器不可以
假入

晏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讀佯猶言纔也一日不可復憎一日猶云苟也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微見則諛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况於以誠借人也也讀為耶

趙王遊於圃中左右以兔今本作兔苑非與虎而輟增并子章曰以兔示之而

快語

止不觀之盼然環其眼增盼匹見反集韻或作盼又匹限與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目可惡今切怨視貌與盼別

過此增平陽君趙豹為孝成王議上黨事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不誅也誅殺其賊也評林作不誅

衛君山云衛世家立戴公弟燬是為文公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號對曰諸

侯辟疆賈誼新書審微載此事作衛侯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

同號開辟疆土者天子之號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

況字一轉與上
章同法

聞之曰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名辟疆未必能辟疆故曰

虛也師古曰辟疆言辟禦強梁者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讀曰闢疆讀曰疆闢疆言開土地也賈誼書曰衛侯朝于周周行人問其名衛侯曰辟疆行人還之曰啓疆辟疆天子之號也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燬漢書文帝紀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雖空名弗使踰焉

傳四原注凡搖木者一一攝其葉攝引也則勞而不徧左右

拊其本而葉徧搖矣拊擊也臨淵而搖木鳥驚而高魚恐而

下井子章云此段上下不連案是善張網者引其綱若一弄文處言此以呼下文魚網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治人猶張目

治吏不治民五
字是主旨而先
設比喻以明其
理以故字一轉
入主旨是小品
上乘

是以云云是主
意而先以比喻
起

救火者令吏挈壺而奔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
而趣使人趣促同已見說林下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
不躬小事

造父

增造父蓋春秋末善御者韓子云造父為齊王御不
知齊王是何王也其得入駿事列子寓言也秦人降

妖虛飾假裝以為其祖先飛燕之子太史公列之秦紀恐
謬譙周深不信西王母事而據韓子辯徐偃王當楚文王
時去周穆王遠矣造父事亦然蓋史遷好奇之蔽也方糲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驚

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

或父子之子恐下誤請造

父助我推車造父因收器

原注農器也

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

乘

山云子之當作子父言引其父子上車也

乃始檢轡持策未之用也而馬轡

驚矣

字惠云據經轡當作咸

使造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

車馬猶不肯行也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

王遵岩曰喚起
此二句更道惠
的確

故國云云是主
意而先以比喻
起與上節同手
段

黃道周曰明君
任人則裕自用
則勞救火推車
二喻精切
開合

御之也故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
雖勞猶不免亂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雖處佚樂之地
又致帝王之功也

椎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

法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淖齒之用齊也擢閔王之筋

李兌之用趙也餓殺主父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椎鍛榜

檠故身死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淖齒而不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

術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一曰

舊刊接上文宜移外儲九
上魏王欲與官事條之下

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

終歲之計王不一

讀字衍

以數日之間自聽之以數日之間

術即法

匆忙在眼

倦態可笑

此一節言貴術也而至結局始點術字妙

暇一為聽其會計也。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聞說者之言。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

押券押字文券斗石參升之計。忍參訛數名見說死王自聽計。計不勝聽。

罷。句食後復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群臣所終歲日

夜不敢偷怠之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群臣有為勸勉矣。

王曰諾。俄而王已睡矣。吏盡掬也引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

王自聽之亂。乃如生見齊策。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

親殺生之柄。身躬親二字非一意故劫於李兌。

傳五原注凡五事。茲鄭子引輦上高粱。梁橋也而不能支。茲鄭踞

輶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言前行者輟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之。皆助茲鄭而推挽之樂歌。

故輦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至死。舊刊至也。輦猶不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此下

有人之故也。

趙簡主出稅者。謂歛稅者。史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

入於上。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笑。御覽無者字按吏無私則中正

之法。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姦吏富也。簡主欣然而喜。

曰。何如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

富矣。山云見呂子審分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養斷養也。桓自欲也

公問其政。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傭木及反。說死

貴德作五傭。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

而未返也。

無私利與姦吏富反映為趣

名言

則人饑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諭宮中山

漏所有鳳卿按此字下脫怨字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

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曰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廖文英曰行巡視也

有鹿門穆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

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穆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舊州有臣字

必墮之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

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山云嘗當作當曲禮婦人不當御注御接見也出嫁之乃令

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趙岐曰晉使一國男女無有怨曠皆使無過時之思也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增月令注馬八尺以上為龍蒼龍桃文馬青質有赤文也

以二推十亦可
以盡天下

爾雅注驊騮色如華而赤也又續博物志唐大寶中太寃進汗血馬其六曰桃花叱撥何休八公羊傳注乘備馴也

鉤飾在前約鉤使奮也錯鑣在後鑣鉞也山云莊子前有轂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毛

詩鉤膺轡車傳鉤膺樊纓也疏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也案趙鑣作鉤錯鑣錯當讀為策脩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冊

鑣而行亦與策通汜論訓策鑣注鑣揣頭箴也列子釋文引許慎注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進也鉤飾錯鑣皆在

車前後制馬者馬欲進則鉤飾禁之欲退則錯鑣貫之馬因旁出

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古恐當作世下文可証之治人亦然矣夫

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立而

不知所由以上造父之語也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延陵卓

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馬有翟之文毛詩翟第以朝傳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也此言

翟飾之車駕蒼龍也前翟飾山云宜作鉤飾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鑣進則引

之退則焚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

造父之語直說
真面目亦妙
柳工厚種樹
郭崇黜傳自此
處得來

刳脚亦甚矣

半比半實亦自
常法

而刳其脚造父見之世楷本無之字而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
曰。箠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鑿在後。今
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
人之所為泣也。

評
釋韓非子全書卷之十四

